



梁之编

长发姑娘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 发 姑 娘

梁 之 编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 沈 阳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于三十三篇流传于长白山地区的神奇故事，其中有柳郎和人参姑娘三妹的离奇姻缘；有樵槌化身的小二姐与山童冬儿的嬉戏交往；有紫貂精变的黑老头和老猎手赵成的患难之交；有钟武捉鬼、小交通智斗老熊、小号手勇击汉奸……作品通过劳动人民在美丽的长白山采掘和狩猎的神话传说，以简练的笔触、精奇的情节，赞美了人民的勤劳与智慧；鞭笞了自私与邪恶。每篇故事都曲折有趣，引人入胜。尤其对长白山大好风光的描绘，更是维妙维肖。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神奇故事集。

长 发 姑 娘

Changfa Guniang

梁 之 编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20,000 开本：787 × 1092 1/32 印张：5 $\frac{3}{4}$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特约编辑：项 冶

封面设计：曹太文

责任编辑：王小铁

责任校对：潘晓春

统一书号：10158 · 992 定价：0.80 元

寻找自己 塑造自己

——序神奇故事“长发姑娘”

赵 赴

序 之 序

作序，多是名家之事。倒不是借名家来抬高著作的身价，而是名家真的能序出许多迪人醒世的道理来，让作者和读者共同受益。我可不是名家，却要为梁之同志的这本故事集作序，岂不是不自量力吗？其实，也不完全是冒昧之举，梁之同志在民间文学工作中的一切，除他本人而外，只有我最清楚了；而他处于“局内”的许多事情，我这个站在“场外”的人，或许看得更了然些；甚至有些事情他忘却了，我还记得，有些事他自己很难说清楚我却能讲得比较明白；又加上我们有着一种特殊的情谊，便第一次为别人的著作作序了。

我的序，当然不能对作品进行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不能给读者一把阅读此书的钥匙；但我会简要地介绍出别人不知道的一些情况，让读者去了解梁之这个人。了解了作者，再读他的作品，也许会有点好处呢！

他的梦，是这样画成的。

裴多菲说：“母亲，你说过我们的梦，是天仙在夜间画成。”那么，梁之的梦，是怎样画成的呢！

长白山区的抚松县有个偏僻的小山村，叫芝阳村，是他的家乡，也是我的故里。我们两家隔着一条两丈多宽的村道，我趴在自家的窗台上做着钓青蛙的钩子，他坐在他家的窗台上编蝈蝈笼儿，我们做着编着，说着笑着，这就是我们童年的情谊。

他长我几岁，是我心中的“能人”，也是孩子们公认的“王子”。凭什么？凭他有一种连大人都能被吸引的本领——讲故事。他的故事真多，老也讲不完！他也真会讲，讲得你瞪大眼睛象真地见了一般。他讲的故事，语言只有三分之二，那三分之一便是表情和手势了。

他爱讲故事，更爱听故事，哪里有讲故事的，哪里就有他。他听故事，总是眯着一对小眼睛蹲在那儿，等讲完，人散了，他还蹲在那儿“发傻”。他伯父是个出色的农民故事家，从他伯父那里不仅学了故事，还得到了一粒种子，埋在他那稚嫩的心地上。村里来了说书人，他是一场不拉，听到过半夜也不打盹。家里来了客人，不给他扔个故事是难走的。他到外村去串亲戚，每回都给我们带回几个新鲜的故事。他到十二、三岁时，就成了村里的故事王了，成了孩子们眼中的“能人”。我想，这么多故事够他讲的了，可他还是四处打听故事。记得，我们去钓青蛙时问过他：“学那么多故事干啥？”他挤挤眼睛：“长大了好讲呗！”“噢，长大了你要当个说书的吗？”“讲故事跟说书不一样。那些故事有

多好啊，该讲给更多更多的人听。”

他的梦，就是这样画成的。

他的麦粒，撒在自己的土壤中。

埋在他心地的种子，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也日渐膨大起来。可是，由于没有得到最适宜的土壤，好几年也没长出苗来。

他只读了七年书，就参加了革命，做了几年商业工作，被任为抚松县政府招待所经理兼县委机关食堂经理，工作自然是繁忙的，但他又开辟了新的故事园地，那就是农村来的店客。这期间有两个小学校常请他去给学生讲抗联故事，不久，他的抗联故事在“一城春水半城柳”的抚松县城是很有名望的了。

越讲，故事中的人物在他心中越活；越看，越觉得应该把他知道的抗联故事写成书。他决定写书了，作了许多准备，搜集素材，积累抗日战争资料，看些写做常识，读些描写战争题材的小说和故事，这便是两年多呀！又是个两年多，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十六万四千多字的《松花江畔》，这部长篇小说寄给了吉林人民出版社。他很高兴地对我说：“这话除了你不能告诉第二个人，这个经理不想当了，搞创作，写小说！”他真的又写了几篇小说。

转年夏天，他办的机关食堂卖干豆腐，有天他发现包干豆腐的纸很熟悉，要过来一看，大吃一惊，忙跑进屋去，捧起还剩下的几十页，浑身抖了起来。厨师还笑：“经理，你写的书人家邮回来了，扔了也可惜，就包干豆腐了！”他能

说什么呢？跑回家去大哭一场，几年的心血，十六万四千字，包了干豆腐……他病了一场，但没躺倒，照常上班，人更瘦了。那时，我也学写稿了，更能理解他，常去劝慰几句。他眯着眼睛，望着摆在桌上的稿纸，说：“我怕不是这块料啊！”我以为他是灰心，其实，他是在寻找自己。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一九五九年冬，某大学的师生到抚松去采风，他接触了许多人，知道了民间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原来心中装着的那些故事是宝贵的，是民族的文化遗产。他兴奋极了，一夜之间就写成了《棒槌姑娘》，这使他“一举成名”。由于他对民间故事的语言、人物、结构和许多艺术手段都是极熟悉的，一搞起来便不可收拾了，许多报刊，接连发表他的民间故事，成为当时吉林省为数不多（指较有成就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之一。

梁之同志在从《松花江畔》到《棒槌姑娘》这六七年的时间里，终于找到自己。正象焚稿说的那样：“你是一粒麦种，应该撒在自己的土壤中。”他那埋下多年的种子，终于长出苗来了。

他的笔，蘸着深山老林里的泉水。

一个人，能够找到自己是很难的。但找到了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沿此去塑造自己。

有人很奇怪，梁之哪来的那么多、那么好的故事？传统故事、抗联故事、长工故事、木把故事、狩猎故事、流筏故事、动物故事、风物传说、植物故事（尤其是人参故事）、谜语故事……每一篇都那么有特色，有味道，听了动心，读了叫绝。于是有人说他是编的，还有的问他有什么编民间故事的

秘诀。如果说他有秘诀的话，我最清楚不过了，就是“上心、认真、吃苦”六个字。上心，他时时注意哪里有故事家，有什么样的故事；认真，他搜集、开掘时十分细致，有人说他象“侦察员在破案”；吃苦，就是利用各种机会四处奔波了。为了这个，他请调到县文化馆、县文联、县创作组。二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全县的村村屯屯，还带领同志们对全县的民间故事的蕴藏、流传作了较细的普查。

有年冬天，我回到抚松县，到家去看他，他爱人说：“又到乡下听瞎话去了。”从他家出来，不想在十字街上碰见了。要不是先叫了我，我真会擦身而过。这是梁之吗？身穿一件黑色的旧棉大衣，头戴长毛大耳扇的狗皮帽子，脚上是双结着冰茬的大头鞋。再看他的脸，黑黑瘦瘦，鼻尖和两颊似有冻伤的痕迹。他又到深山老林里采风去了，靠那件棉大衣，在饲养员的炕头上、地垅子里、林场的木楞房里滚了多少夜！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没膝深的积雪，呛得喘不上气来的老北风，“上时四腿爬，下时坐着滑”的山道，容易迷路的“大迫子”，很有威胁的野兽，他挨过饿，也打过“小宿”，这一切都是那美妙的故事伴着他走过来的。当我们握手时，觉得他的手指裂了，我鼻子有点酸。坐在他家的热炕头上，两个菜一壶酒，给我讲起了他的收获，小眼睛竟然放出那么亮的光彩，被冻伤的双颊也透出红润。

他把自己塑造成个地道的山里人。有些事情（如打猎、采参等等）他知道得很清楚，有的还见过，作为整理民间故事是足够用的，可他偏偏要去体验。他背上吃的跟人去放山采参，他拿起斧子跟人去打熊（斧子作赶仗用的），还去抓蛤蟆、抓蝥蛄，划过独木船儿，放过小木排儿。特意到山里去露宿，头上绑圈铁丝放块点燃的“老牛肝”（一种干了的菌

类)熏小咬,去尝采参人吃过的“开水煮荨麻”(荨麻是蜇人的)。他这样做不是一次、两次、十天半月,而是十年、二十几年啊!那么多的记录,那么多的资料,那么多的整理稿,他都是用深山老林里的泉水写成的!

他的路,正入万山圈子里。

梁之,已是中国民研会会员、民研吉林分会理事了,是全国民间文学的获奖者、吉林省民间文学多次获奖者了。

一九八三年,他离休了。我们见了面,想宽慰他几句,他却先开口了:“我离开了工作岗位,可我没离开民间文学呀!以后更有时间了,把精力都投上,这辈子就认准这个了。”他又说:“以后更难了,民间文学也是文学!全省、全国开展得这么普及,报刊、书籍出得这么多,每天都有许多好故事被挖掘、整理、出版。我再搜集、整理,可不是重复,既不重复别人的故事,也不能重复自己整理过的故事,就要去找新的,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新的表现方法。我好象应了杨万里说的那两句话了。”杨万里说:“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他梁之,“正入”民间文学的“万山圈子里”了,而且是“一山放过一山拦”。有山,才会有可发掘的矿藏,他会闯过一山又一山的,开掘出那闪光的矿藏。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关东山故事的开掘者!

他的路还长,他的故事还多,我们等着听,等着看吧!

1985年4月于通化

目 录

柳郎和三妹	1
棒槌姑娘	9
父子挖参	12
兄妹饭馆	18
六品叶沟	25
九山参姑娘	29
接骨参	33
刺官棒	36
酒 泉	41
一对金鸽子	45
小老板	49
城墙砬子的传说	53
爷俩放山	57
寻找老把头	63
二小和三花	69
大红公鸡参	72
小二姐上车	74
黑老头	77
长发姑娘	82

华氏兄弟	85
老炮手智斗狼精	91
丁木匠智斗狼狽	96
豺狗子	101
阴阳先生丢丑	104
钟武捉鬼	108
天池里的故事	115
杜三和柳翠	118
大闹杏花村	123
冰封烂泥沟	132
大年三十	135
刻在树上的字	137
小牛斗老熊	144
苗小虎	149

柳郎和三妹

听说这是个真事。

老老年，长白山小阳屯儿还是一片原始森林，有几十户人家，散居在山山岭岭里，很少有个热闹。

有一年挂锄时节，从岭前来了三个唱蹦蹦的。班主叫黄横，五十多岁儿，他老婆叫李玉梅，演上装；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柳郎，演下装。三个人来到小阳屯，山里人象见了宝贝，整宿围着他们。看他们演蹦蹦，可热闹呢！谁知，没隔多久出了岔。

一天小半夜，屋里正演得火红，忽听房门“吱扭”一声，走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穿着红布衫，绿裤子，头上插一朵小红花，模样长得那个俊劲儿就不用提了。因为山里人居住分散，相互不熟，进来个陌生人也不奇怪，大家把眼睛都盯在李玉梅和柳郎身上，谁也没在意。可有一个人留心了，就是吹喇叭的班主黄横。黄横鼓着两个腮帮子，一双熬红的绿豆眼，一劲儿往姑娘身上盯，把调都吹跑了，李玉梅和柳郎全愣了。

演完了，看戏的人陆续散了。黄横借上厕所的空儿，四外一撒目，月光下只见在松林里，走着那个漂亮的姑娘。她不紧不慢象在水上飘一样，顺着羊肠小路向密林深处走去。黄横差点淌出了口水，跟着就追。

虽然大月亮地儿，但山路坑坑洼洼很不平坦，黄横追了一阵子，已是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了。姑娘还是不慌不忙地往前走。黄横纳闷儿：这是谁家的姑娘，住在哪儿呢？他穿过密松林，拐过小龙弯，便是一个巴山嘴子。黄横趁树枝挂着姑娘衣角的机会，使出了牛劲儿，窜上去扯住了姑娘的袖口，才要去抱，姑娘一甩袖子没有了，闹了一场空欢喜。

上山累坏了黄横，屯里急坏了李玉梅和柳郎。李玉梅和柳郎卸了装，怎么也找不到黄横了。开始，他们认为黄横出去解手，等了一会没回来，怕进林子迷了山，急忙四处寻找，一直找了半夜，也没见黄横的影儿。这时，猛见黄横从林子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他老婆劈头就问：“你死哪去了？”

黄横挤巴挤巴小眼睛说：“闹肚子，上林子解了个手。”

李玉梅不信：“这么长的时间，掉茅坑里啦！”

“别吵了，快睡去吧。”黄横拉着老婆就走。柳郎也跟回去了。

这是一个桶子式的地坎子，黄横临时借的。他和老婆睡在炕上，柳郎铺了两块棒槌板，睡在灶坑前。年轻人觉大，又爬了一阵子山，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打起了呼噜。傍天亮，吹来一阵山风，门“吱扭”裂开一条缝，把柳郎冻醒了，就听黄横对老婆喳喳：“你这个人，就是娘们心肠，你知道我干什么去来？”

李玉梅问：“干啥？”

黄横说：“来看戏的那姑娘是人参精，我一把没抓住，撸下来一些人参叶子。要是能抓住，上船厂一卖，下半辈再也不用唱戏了。”

李玉梅高兴地问：“真的？”

黄横说：“那还能假。明天想法抓住她！”

柳郎想起来了：是来过一个俊俏的姑娘，要是叫黄横抓住，那不把姑娘糟蹋了吗！我得给姑娘通个信

第二天晚上，头一个节目是李玉梅的单出头《红月娥做梦》，柳郎借烧水的机会在门口等着姑娘。月亮越爬越高，星星越出越密，《红月娥做梦》眼看就要演完了，姑娘还没见影。柳郎想：不来自然好，就怕一会再来，那就麻烦了。这时，就听黄横喊柳郎：“快，到你的了！”柳郎望了望红松林，姑娘还没有来，只好进屋上装。这时，门一响，姑娘进来了。还瞅着柳郎一笑，找了个地方坐下。柳郎可急了，才想去告诉姑娘，李玉梅一个饿虎扑食抱住了姑娘。黄横立刻大喊：“棒槌！”就见姑娘一哆嗦，真的是一苗大山参。黄横用一条事先准备好的红绒线，把山参捆了起来。柳郎心里很难过，戏也闹黄了，人也走光了。黄横两口子扒了块树皮，采了些青苔，把山参包起来，放在衣箱里。黄横对柳郎说：“明天回岭前，卖了参也有你一份。”

夜深了，当时黄横两口子大概是得宝的缘故，睡得特别香，嘴里还一个劲地说梦话：“这下好了，下半辈咱俩也够过了……”

柳郎怎么也睡不着，姑娘那和善的面孔，好象就在眼前，正向他笑呢！柳郎在岭前也听说过，什么人参变大姑娘，变白胡子老头，变红兜肚小孩，什么被人抓住，就放在锅里煮上吃掉。他想：这姑娘不也会被人吃掉吗？多可惜啊！他长叹一口气，翻了个身，听听黄横两口子睡得正香。这时，猛听衣箱里姑娘说：“柳郎，快救救我！柳郎，快救救我！”柳郎悄悄起来，把耳朵贴在箱子边问：“怎么救啊？”姑娘说：“你把绳子解开就行。”柳郎明白了，他慢慢打开箱子，摸出人参包子，一层层打开，把红绒线拽断，人参在他手中

一动就不见了，就听门外说：“谢谢柳郎救命之恩！”柳郎这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躺下睡着了。

再说黄横两口子一觉醒来，穿好衣裳，打包要走，猛见箱子没关盖，急忙伸手去摸老山参，摸了个空，两口子急眼了。黄横上去踢了柳郎一脚：“别装蒜，山参哪去了？”柳郎半宿没合眼，现在睡得正香，猛丁挨了一脚，睁眼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他说：“没看见呀。”黄横上去又打了柳郎一个耳光子，骂道：“你娘的，什么没看见，明明是你拿去了，还敢犟嘴！”柳郎没拿山参，心里很委屈，但又不敢说把人参姑娘放走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啊！

黄横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山参，就找来了地方小头目屯老二。屯老二拍桌子瞪眼睛，把柳郎好一顿审，柳郎还是说不知道。屯老二火了，一拍桌子喊：“给我打！”立刻上来两个人，把柳郎按倒，打了二十大板。黄横把柳郎五花大绑押在牛棚里，决定第二天往岭前送。

天到半夜，柳郎在昏迷中，忽听耳旁有人唤：“柳郎醒来，快跟我走。”柳郎睁眼一看，人参姑娘站在他面前，那两个看守早已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了。他急忙对姑娘说：“你快走，豁上我一条命到头了，千万别让他们抓住你！”柳郎一说，姑娘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一边给柳郎解绳子，一边说：“别说了，快走！”柳郎说：“解开我也走不动了。”姑娘说：“背也得把你背走！”柳郎怎么好意思叫姑娘背呢，说啥也不往姑娘背上趴。这时，房门“吱扭”一声，屋里走出一个人，见牛棚有动静，就喊：“不好了，牛棚来人啦！”柳郎见有人喊，推着姑娘就走，姑娘趁机抓住柳郎的手，一抹身，背起柳郎，平地一阵风，两个人不见了。

柳郎觉得忽忽悠悠，耳边风声阵阵，不一会儿，风停了，

来到一个巴山嘴子的背后，山下 两间草房，从屋里射出一缕灯光。姑娘扶着柳郎进了屋，坐在炕上，姑娘说：“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千年山参转胎成人，我叫三妹。还有一个继母住在后院，一般不上我这来，你就住在这儿养伤吧。”

柳郎一听，觉得这是姑娘的屋，又没有外人，怎么好住下呢？就说：“三妹，你的好心我知道，可我怎么好住你的屋呢？还是叫我睡在门口吧。伤好我就走。”

三妹从头上取下朵红花，捏了几个红籽儿，放在水碗里一搅，递给柳郎。她说：“把药喝下，伤就好了。你救了我的命，我怎么能叫你走呢？”柳郎一口气把药喝完，三妹又说：

“亲妈死的时候对我说，谁救了我的命，我的终身就……可你，什么也不明白……”姑娘一点，柳郎明白了，他望了望站在眼前的三妹，真招人喜欢呀！可他一转念，伤心地说：

“我从小死了爹娘，穷得连饭碗都是人家的，我怎么好连累你呀！”三妹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喜欢你心眼好！”说着，依到了柳郎的怀里。她又悄悄地说：“你这个人呀，你以为我天天晚上是去看戏呀，我是去看你！不然，黄横那么坏我还去吗？”

三妹的药真好使，柳郎的伤全好了。他爹娘死得早，长到二十多岁，还没有人体贴过他呢，今天三妹待他这样真心实意，他感动地说：“好三妹，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三妹逗趣地说：“你不上门口睡啦？”

柳郎说：“我怕睡炕上你生气。”

“傻瓜！”三妹说着，“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一晃五六个月过去了。一天，三妹满面愁容地说：“柳郎，我已怀孕几个月，叫继母知道可就大祸临头了，我看还是离开这儿吧。”

柳郎听说三妹有了喜，自然高兴，可又怕三妹的继母迫害三妹。走吧，没家没业上哪去呢？就在这时，三妹的继母推门进来了，她笑嘻嘻地说：“看三妹这孩子，女婿来了好几个月也不告诉妈一声。”

柳郎听了不知咋好，三妹的脸吓得立刻变了颜色。三妹的继母说：“走吧，酒席都摆好了！”

三妹跪在继母的面前说：“母亲，看在孩儿的面，不要伤害柳郎，他救过我。”

三妹的继母冷笑一声，说：“你报答的也挺好啊！我告诉你，不伤他也可以，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柳郎听说要领走三妹，真是晴天霹雳。他上前拉住三妹说：“三妹，你不能扔下我呀，你走了我可怎么过呀？”

三妹回身扑向柳郎，哭着说：“柳——郎——不知何年何月我们才能见面呢！”

三妹继母喝道：“快走，你就死了这份心吧！”说着，拉起三妹就走。柳郎急忙上前去拉，三妹趁机把头上的红花塞到柳郎的手里，娘俩全不见了。

屋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柳郎一个人。往日那种夫妻恩爱有说有笑的情景不见了，柳郎一边痛心地哭着，一边跑出门去，在山林里喊叫：“三——妹！三——妹！”

柳郎从日出喊到日落，从星密喊到星稀，脸黄了，人瘦了，树枝挂碎了他的衣裳，岩石磨破了他的脚掌。四五个月过去了，他也没看见三妹的面。一天夜里，他手捧着三妹留下的小红花，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滴滴落下来。他想过去的恩爱日月，想起了三妹被黄横捆绑的不幸……他忽然心里一亮，心想：三妹是山参转胎成人，她的继母也一定是山参变的，黄横能用红线拴住三妹，我为啥不能用红线拴住这